

异婚醒世录

鄂 华等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异婚醒世录

鄂 华 万 寒 中 申 著
陈 景 马 犁 王 汪 社
长 春 出 版



致 读 者

在这部具有鲜明风格和独特个性的通俗文学作品中，作家运用新颖、独特的创作方法，透过一系列貌似荒诞的故事情节，揭示出警醒世人的生活哲理，描写了哀婉凄楚的爱情悲剧，剖析了各种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小说文笔优美细腻，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富于哲理色彩又诗意盎然，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专业作家写通俗文学作品，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需要才气，更需要勇气。对编者来说，也是一种尝试。我们衷心希望这部雅俗共赏的作品在文学书林中为读者和作家们所喜欢。

异 婚 醒 世 录

鄂 华 等著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重庆路40号)

长春市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38 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7—80573—015—6/I·3

定价：3.80 元

● 序

许 仲 乔 迈

文学而冠以“通俗”的非雅号，不知始于何年何人，但新时期以来通俗文学压地洪水般无情侵占着广大读者市场，则已是令人惊诧而无可奈何的现实。

有一种哲学讲，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另外一种哲学则说，不一定。一定的是我们需要一种分析的方法。通俗文学之所以能够压地洪水般地向读者市场进行侵占，必定有其实实在的而非虚妄的社会条件，约而言之，大概那就是读者的需要。需要是创造之母。有的猴子需要变成人，因此它们从树上跳下来并且创造了工具。法老们需要使自己的灵肉永存于世，因此古尼罗河奴隶创造了逾四千年仍使人们惊叹不已的堆垒金字塔的技术。如今的中国文学读者既不是五、六十年代政治文学的被动接受者，也不是“文革”期间“帮文学”的灌输对象，他们差不多已经是或正在是一大群能够进行自主选择的自由人。其中很大部分看来偏爱通俗文学。因此这一种体裁的作品虽时遭冷眼而不死，岂止不死，竟自生自壮，渐渐蔚然大观起来，实在令人惊诧而无可奈何。

但如今充斥市场的通俗文学作品并不都是真正称得上文学的东西，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某些东西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商品，却无法管它们叫文学。商品经济的巨翅一旦掠过天空，就把世间一切东西都覆盖在它的怪影下边了，这是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但文学作为商品经济光圈中的一环，却分明带有两重性：既是商品又有别于商品。它是一种思想的创造物而非物质的创造物。

通俗文学必须成其为文学，它才能够使自己真正不死。这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吸引专业作家参加到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来。一般而言，专业作家们文学功底较厚，艺术功力较深，社会责任感较强——这后一点尤其是某些专以制造文学商品、以单纯赢利为出发点的作者们所缺乏的。这就是我们高兴地、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6位作者都是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的驻会专业作家，从事小说创作都有10年以上历史。郭华的名字读者是十分熟悉的。这位作家早在“文革”之前就以《自由神的眼泪》、《幽灵岛》等一大批国际题材作品辉耀于文坛，那些作品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在当时的中国文苑几乎是一枝独秀。但它们同时又是一种美文学。美文学和通俗文学仿佛水火不同炉，它好象只属于纯文学的范畴。美文学作家和通俗文学作者也仿佛不相干，只有他们好象才可以步入文学的圣殿。但现在郭华努力把这二者统一了起来——我们说“努力”，因为收在本书中的他的近期力作《失落的记忆》，还不大象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文学。是通俗文学又高于一般通俗文学正是这本书的整体特色。

王汪在题材领域开拓上有别于其他几位作家。新时期以来，他主要笔耕于伪满14年期间的关东大地。他的作品具有填补题材空白的宝贵贡献。读者们，尤其是东北青年读者，在欣赏它们幽默情调和娴熟技巧的同时，还会在不经意中触摸到已成为过去的记忆的淡淡云烟，这种记忆不是人人都有的。

中申的父亲是现居香港的著名作家李辉英。因为这层关系，他得以几次去到那个繁华宝岛体验究竟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呢？恐怕不只是罪恶的渊藪。中申常常写到一种丰富的人情味。爱欲横流于心的女富翁居然在大陆上演出了一场悲喜剧，足令人解愿，展后便是思索。作家是严肃的，而生活常常和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开玩笑。

万寒和中申一样都在大学生时代成了“右派分子”。但20年炼狱生涯并没能把他风流倜傥的才子器识销尽。他在收入本书的这篇让人必然一口气读下来的作品中，写了菜场苦工万寒的艳史哀情。也许苦工万寒不是作家万寒，但恐怕无法说服读者不把书中男主人公同作者一起看待。那也没有关系，读者品味到的大概只有真实。

真实也是回族作家马犁的笔底风格。《江湖人的后裔》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比较起来，他的这篇引人入胜的作品更切近于现实。马犁高大魁伟，他的作品却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其中的悲欢离合大框架小调理使人纳罕。文如其人，文不如其人，作家作品常常如此。

陈景河是这群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名噪五峰楼，写进了黑阎王，如今又捧出了《异婚醒世录》。异婚而且醒世，谁知道作家的哲学思索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呢？好猎奇的读者可以单看异婚，爱思索的读者可以去接受启示。殊途同归，大家都能够在娱悦情性中明了一点儿人生的真味——这本书跻身通俗之林而又不流于庸俗之处也就在此。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或许有人会对我们的几位专业作家一齐写作此种通俗文学大不以为然吧？但他们的追求无疑是绝顶认真的。刚刚诞生的长春出版社推出这样一本书来无疑也是绝顶认真的。

读者朋友，你们会喜欢这本书吗？让我们试试看。

1989年2月

许仲现为长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高级经济师、吉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

乔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吉林分会常务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驻会专业作家。著有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报告文学集《爱之外》等多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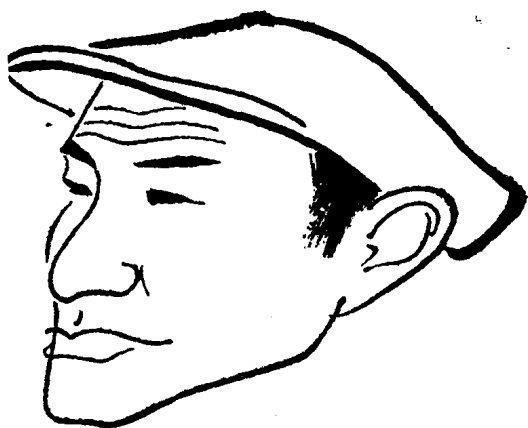
● 目 录

序.....	许 仲 乔 迈	
鄂 华 失落的记忆.....	(1)	
万 寒 女盗谭琪和作家的艳史哀情	(27)	
中 申 南国轶事.....	(71)	
陈景河 异婚醒世录.....	(97)	
马 犁 江湖人的后裔.....	(165)	
王 汪 风流冤家.....	(211)	

● 鄂 华

失 落 的 记 忆

这两个生前未能成为夫妻的苦命青年男女，死后也只能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长眠。尽管他们各自身边都有着另外一个伴侣，陪伴他们的依然是永恒的孤独。



鄂 华，湖北荆门人，1932年出生在北京，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62年成为专业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人大常委、世界笔会会员。作者擅长写国际题材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水晶洞》、《在黛色的波涛下》、《翼王伞》，中短篇小说集《自由神的眼泪》、《女皇王冠上的钻石》、《艺术的控诉》、《幽灵岛》、《盗火者的足迹》，散文集《天池幻想曲》及《黑海的帆》，电影剧本《祭红》等二十多部。

—

她忧郁地望着他，望得他心里一阵阵紧缩、发冷，好象要哭出来。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她伤心地说。

他想回答，却嗫嚅地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对不起她。而在他的记忆中，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

“来看我！”似乎是乞求，又似乎是命令。仿佛她对他拥有这种权利，“如果实在忙，也一定给我打电话。”她把电话号也留给了他。

“我走了。”可是身子还没有动，语气比前面还要凄楚，这次她似乎想要笑一笑，可是他看到的却是哭。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脸上有这么多的绝望。

“我走了。”她又说了一遍，身子晃动了一下，仿佛力量已经支持不住，眼看就会倒下去。但她却挺住了，转过身子，慢慢向门外走去。走到门边，她又回头对他笑了一笑，还是那种带着哭的笑，然后掀开门帘，出去了。

丁力想站起来送她，身子却怎么也动弹不了，有一种被噩梦魔住了的感觉。他想喊住她，也叫不出来，就在他拼命挣扎着想叫出来的时候，他醒过来了。

才从梦魇中惊醒过来，他就已经说不准刚才发生的一切是不是在做梦。这时天刚朦朦亮，从窗子里已经透进了微弱的曙光。在这微光中，他还能隐约地看到她走出去的那挂门帘正在轻轻地晃动。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不过只是一种下意识的直感，他觉得屋里有一种与平时不同的气氛，显示出刚才的确曾经有人进来过。

这个女人是谁？他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她，为什么她却对自己这么熟悉？而且显然在梦中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他心里象触电似地发生了一阵颤栗，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抓住了他。他突然发觉衬衣贴在身上是那么不舒服，不知什么时候，它已经被涔涔的冷汗浸透了。

他已经是第二次做同样的梦了。同样的时间——在黎明之前，同样的内容，连她说的每句话都毫厘不差；同样的静悄悄地掀开门帘走出去；在同样的时间醒来；醒来时门帘也在同样地晃动……如果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梦，他就不会感到如此恐惧了。他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惧感，梦中的女人任何不友善的话也没有说过，脸上也没有显露过丝毫严厉的表情，从始至终只充满了柔情，哀楚与痛苦。况且她的容貌还是那么娟好，他不能不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迷人的女人……可是他却感到了恐怖，一种说不出的恐怖。

他不知道她究竟离开了没有？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随时随地还会掀开门帘走进来，因为他没有听见她离开的脚步

声，而他的确是仔细倾听了的。不过第一夜他也没有听见她离开的脚步声，她却确实是离开了。

转念一想，他自己也不禁觉得有些好笑。他还没有从梦中解脱出来，既然是梦，怎么会有脚步声呢？

但是，尽管他还不能准确地说出是为什么，他却确实有把握肯定：这屋里曾经来过另外一个人。也许这是一种特殊功能吧？他记得一次出差到杭州，曾经看过一次特殊功能表演。表演的人走进一间刚刚住过人的空屋里，凭他的特殊感觉，能够正确无误地说出：刚才这屋里一共住过几个人；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停留过；大体上做过一些什么事。据科学解释，具有这种特殊功能的人，是由于皮肤上具有一种对于热和红外线特殊敏感的触觉。也许他也具有这种触觉，只不过功能没有别人那么强化而已。

那么他刚才看到这个女人究竟是不是在梦中呢？还是他自己以为是梦，其实真有一个女人到他房中来过呢？如果是梦，情景怎么会那么逼真？直到现在，他都能准确地指出刚才那女人是站在什么地方，那张俊秀而苍白的脸（那片苍白是他从来没有在别人脸上见过的）曾经在那儿向他深情地凝望；那副修长苗条的身段曾经在那儿灵巧地闪动；特别是浮现在她眼睛里的那股忧郁和绝望更好象是充满了这个房间，几乎无处不在。

他心中有一种确实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的感觉，然而无论他怎样苦苦思索，也还是想不起来。

如果说刚才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并非是梦，那么这个女人现在又到哪里去了？深更半夜，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女人跑到他的房间里来？他的房门通向一间小小的8平米的起居室，起居室外还有走廊，要走出大门至少还要经过五、六道门，如果她出去了，为什么他连一丝开门的响动也没有听见？说来说去，他还是在梦境中见到了这个女人是肯定无疑的了。

这可真是一个古怪的梦啊！

他躺在床上一直想得头脑发胀，最后也没有想出什么结果来。这时他听见了他爹在起居室里的唠叨声：“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他不情愿地爬了起来，只觉得全身无力。今天真不想到厂里去了，可是不去又不行，老头子不能让，厂里也会扣发奖金。他自己从来不在乎那几个破钱，可是组里那些人会说三道四，骂他是一头瘸驴搅乱了一挂车，因为他一个人影响整个小组拿不上全勤奖。

当他往盥洗室里走去的时候，从走廊那一头传来了他爹和他妈的谈话声。他心里想：大概老头子回屋时没把房门关严，其实现在修的这些大楼，就是关上了门也不隔音，谁放个屁全楼都能听见。对于他爹他妈谈些什么他从来就不感兴趣，可是今天，“还不是因为你的那个疯儿子”这几个字传进了他的耳朵里，使他一下子怔住在盥洗室门口，不自禁地侧耳听了下去。

“疯儿子又怎么样？你还能把他杀了？”这是他娘的低低的软弱的声音。这个可怜的女人，被男人欺负了一辈子，直到现在仍旧连一声大气也不敢出。

“你知道现在厂里对他的议论有多少？三天两头称病在家，不去上班，你还总护着他。”这是老头子恶狠狠的声音。

“这工厂还不是你走后门送进去的吗？”他母亲无力地分辨着。

“要不是你整天在我耳边哭哭啼啼，说精神病院比监狱还糟，我才不把他从精神病院里弄出来哩！”

“弄出来有什么不好？咱们的小力是文疯子，从来不打人，我原指望把他从精神病院接出来，住在家里好好养一养，谁想到你会那么急不可待地将他送进了工厂？”

“你懂什么？文疯子有时也能变成武疯子，留在家里，说不定哪一天他会把咱俩给宰了。在工厂人多，整天手头有活

干，省得他脑子里胡思乱想。你看现在情况不是满不错嘛！以后只要能维持住现在这样子我就谢天谢地了。”

他怔怔地听着，心头痛苦地想：“原来他们俩也把我当成疯子。连亲生父母都这样无情无义，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活头……那么，难道我真是个疯子吗？”他感到全身传过了一阵寒栗。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对他这么厉害？你就不能遇事顺着他一点，让他心情舒畅舒畅？那样的话，说不定他的病今后还能好利索哩。”他的母亲又在劝他的爹。

“别尽做好梦了！”听到做梦，他的心又不禁震颤了一下。“现在我什么事不顺着他？他还不是这副老样子？每当他两眼发直地瞅着我，我心里就觉得疹的慌。”

他妈长长叹了一口气，“你要能早就依从着他一点，孩子也不会疯呀！那么水灵的一个姑娘，你偏嫌人家穷，家庭没地位，硬把他们给拆散了，现在可好，死的死，疯的疯……”

“老婆子，你别唠叨了行不行？真烦死人了！”他爹生气了。每逢这时候，他娘就不吭声了。

“他们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心头有些纳闷，“什么死的死，疯的疯？疯一定是说我了，死又是指的谁呢？”他连盥洗室也没心思进去了，脸没有洗，牙没有刷，头发也没有梳，就这样直接上厂去了。

今天他来到小组，由于听了他爹他妈那一番对话，不禁多留了一个心眼儿。果然，他发现组里的人都故意躲着他。有的人眼光里闪现着厌恶，有的人眼光里流露出恐惧，更可怕的是：他还从好几个人眼光里看到了憎恨。“他们都把我当成疯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啊？我究竟得罪了谁，伤害了谁？”他心里痛苦地喊：

小组长和记工员正在工间休息室的晃旌里谈什么，看见他

进来就不谈了，他冷笑了一声，“你们议论我就议论吧！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他从工具箱里取出了劳动服匆匆换上了，向自己的钻床走去。这时他看到他的师傅石维果正在他的床子上干哩。他师傅现在是小组的机床检修工，在全小组12个人中间，他唯有对他的这位师傅还怀着几分尊敬和信赖，因为他感到：在周围的这一片冷漠、猜疑和忌恨中，唯有他的师傅对他还是一片真心。他虽然只比自己大两岁，今年刚满32岁，可是总象爱护小弟弟一样地爱护着他。

看见他今天又迟到了，石师傅仍旧没有责怪他，他把正在开动的钻床停了下来，对他交待了几句，就准备离开，这时他忽然发现徒弟今天的脸色有些发青，不禁耽心地问：“怎么，你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什么，我挺好！”他强撑着回答。可是等他师傅刚一走开，他就觉得不对劲了，腿脚发麻，眼睛发花，两只手也不听从使唤，拿过图纸来，密密麻麻一片，什么也看不明白，头几个活塞孔就钻错了位置。这时质量检查员小朱走了过来，拿起他加工的活塞，用卡尺量了一量，冷冷地说：“废品！”

他头嗡地一声，仿佛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检查员把图纸塞到他的眼前：“你好好看一看，钻孔应该打在什么地方？”他想仔细认真地瞧瞧图纸，然而愈是着急，图纸在他眼前愈是变得模糊不清，最后干脆变成了一片空白，他明白他就是再看下去也是没有任何用的了，他应该马上把这一点告诉检查员，然而他又没有这个勇气，他怕看检查员的眼睛，而且不只怕他一个人的眼睛，他还怕看小组所有的人的眼睛，他觉得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了对他的轻蔑，因此他仍装着在看那份他现在已经根本看不懂的图纸。小朱鼻子里哼了一声，终于走开了，临走时公然地高声骂了一句：“真是个废物！”甚至都没有想到要避开他，不让他听见。

对小朱的咒骂他已经麻木了，甚至都没有想到要做出任何反应。这时候，一只大手扶在了他的肩膀上。他一回头，是石师傅又回来了。

“你今天气色很不好，快去休息室躺一会儿，我今天的活儿不多，可以代你顶班。”

他实在觉得身子无力，只好点点头，往外走去。一路上，他躲开一切眼光，几乎是小跑着走进了休息室，往一张长椅上一躺，就蒙头睡了起来。但是在经历了今天这么多事情之后，他哪里还能睡得着呢？各种幻影象走马灯似地在他脑海中穿梭般交织，仿佛上下左右围着他的全都是一双双眼睛，有小组伙伴们的轻蔑的眼睛，有父亲母亲虚伪的眼睛，其中还隐隐约约地闪现出一对充满哀怨的眼睛。这双眼睛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想了又想，终于领悟到原来就是昨天夜里的那位梦中人的眼睛。

就在这片浑浑噩噩之中，一只有力的手开始摇动着他的身子，他睁眼一瞧，又是他的师傅。

“已经中午了，起来吃饭吧？”

他这时才想起，早上走得匆忙，竟忘了带饭盒来。他的师傅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来，和我一起吃这份，你嫂子真优待我，给我装了满满一饭盒三鲜馅饺子，够我们两个人吃的了。”

他不好意思推辞，虽然他肚里一点也不饿，还是坐到了师傅边上。

“还缺一双筷子，”石师傅说，“咱们干脆到外面去吃，挟两根树棍当筷子，又风凉又干净。”

师徒两人坐在车间墙外的一棵大树下吃了起来。众人看见他们俩在这里用餐，都悄悄地躲到了一边去。丁力知道大伙儿都是躲着他，心里不禁恨恨地说：“都死了才好哩！”也许是因为心里有气，口里发狠般地咬住几个饺子，一口吞了下去。石

维果以为他是饿急了，怕饭盒里的饺子不够吃，不禁停下了筷子。这时丁力才醒悟了，“师傅，你吃吧！我已经饱了。”

石维果摇了摇头，“小丁，你今天好象有什么心事，告诉我，别憋在心里。我还可以帮助你排解排解。”

小丁默不作声，他心里的烦闷，谁又能排解得开呢？就是象石师傅这样的好师傅，也是不行的啊！再说，象昨夜的梦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怎么能找人讲呢？别人现在就在叫他疯子，如果知道了他做的这个梦，更会说他是在发疯了。

然而师傅温和的眼光一直望着他，眼光里蕴含了那么多的关心和宽厚，不禁在他心头激起了一股信任的暖流。

“好吧，我就告诉你，师傅。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一个怪梦？”石维果愣了一下，立刻说：“那可很有意思呀，给我讲讲吧！”

“我梦见了一个女孩子，个头有这么高。”他用手比试了一下，“她叫我去看她，还叫我给她打电话。”

原来是一个女孩子，看来精神病也同样含有性的成份，而且他听别人说过：有些精神病患者对性的要求特别旺盛，强烈得达到了饥渴的程度，表现为一种偏执的性的妄想，满足不了，常常就以另外一种疯狂的破坏行为爆发出来。如果他的梦是在这个方面，他反而放心一些了。据说有性的妄想的精神病人，如果能从这方面加以疏导，常常能使疾病更快地缓解和痊愈。于是他笑着说：

“好呀！告诉我，她长得漂亮吗？”

“漂亮！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接着他又低声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两句：“不，简直是美！真正的美！”

他说这话时，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神情显得那么严肃、专注。这时他突然抬起头来，石维果清楚地窥见了他的眼睛，